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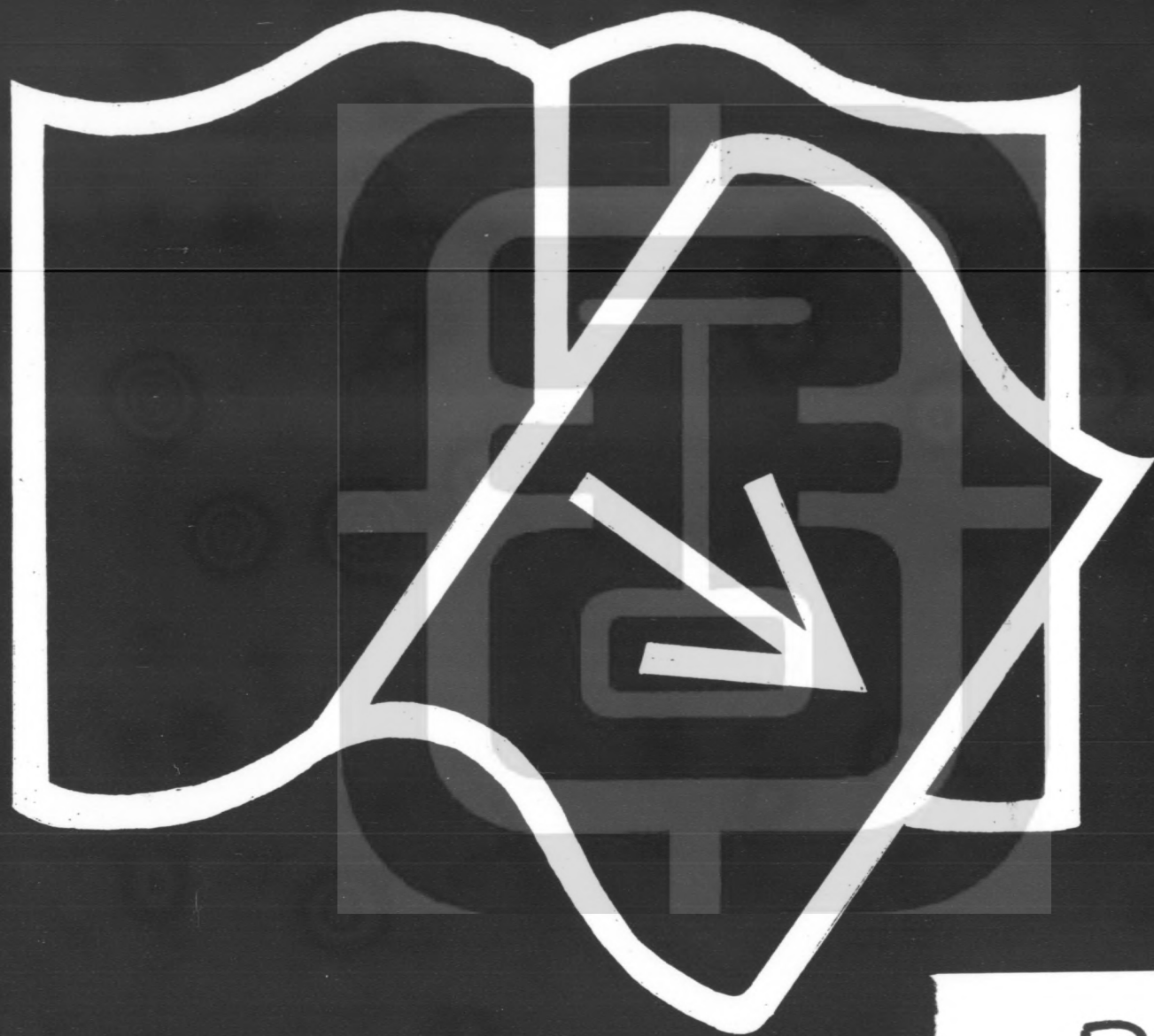
宋胡太初撰書畫原緒論一卷在宋百川學海中刻之明弘治十四
年華程重刻百川學海一仍宋本之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
部職官類官箴之屬已著錄其書單行刻本頗不易得此為明
成化辛卯宜興令河某所刻而謝庭桂為之校正黑口板半葉九行
每行二十字字體頗近元刻猶有先正典型若隆萬啓禎無此刻
本矣至其著書大旨提要已詳言之茲固不必贅述云丁巳夏孟

芒種葉德輝記于蘇州閭門寓舍



此書與明顧隣近言一卷均四明范氏天一閣散出之書其宋元舊
抄久為京師上海兩地人購去靡遺吾以得者皆明本及零星小
種然其中頗有精者蓋先輩藏書頗具手眼固非後人負多
務博徒博收蒞之名者也越日又記





原件短缺

P1-2

不能越惠卿小人之雄於市者
其撰述雖富然而以法令居首
教化居末可知其為俗吏寧無
有愧於胡公者哉今之為邑者
幸自愛於是書焉究心玩索而
推行之牛刀製錦之賢雖未可
遽及其於理劇邑如山陰晝日

垂簾門階間寂蓋恢々乎遊刃有餘地矣

成化辛卯秋季月望日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晉陵王慎書

書簾緒論

明倫彙編

禮儀典

卷之三

三

三

後學河東謝庭桂校正

盡已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養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

欲廉得乎貪黷亡耻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數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厨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

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托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况有愚暗無庸者一切聽可否於吏乎苟且取具者率多黠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官遊之樂遂至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斂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疇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俛首游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則雜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
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財賦某色當辦
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
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
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徃不燭怒
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
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
客勿令與外人吏章交接或恐有徃來結托之嫌則
禍起蕭牆若何拯瘼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紉賣
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閻未易施行勿
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
所不便在己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
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己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為軌而行之以公
恕斯得矣今之為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
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
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

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厚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真謁之餘便當延見衿珮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教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

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筵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倣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耻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舉即自携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諭之而所以妨害病擾

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為
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
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
則吏卒禁訶答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
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
前柔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
鑼懸門之外俾自如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
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
或濫毋事橫歛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為

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為興舉其餘節目皆當
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
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
自覺令宜以其條例之大者榜之牆壁明白戒曉曰
某事犯某法得其罪使之自為趨避其或有犯到官
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為密令諭
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
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為令者宜寫一通

實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
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
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
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
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
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役
與夫常平義倉之歛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

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為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
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
無或踈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
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
于茲便惟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
部使者察其忠實實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
次本州則視憲司為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
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
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

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擒梓吏貼
大者數十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
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懸
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與威福轄養娼妓需覓
器用哀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史
君其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
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均書之
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
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

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
不然告寬纏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專
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今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
不積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
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榭郡
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托賓餞稍有不奉承稍
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易
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捃摭橫生甚而使
長會聚之時譏謔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多

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灾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闕墻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案僚案復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知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

以佐令乎然相得安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俾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盡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寬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遽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報捷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讎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報然愧服而無怨心乎奉檄而下棒入極微曾不以養廉而令輒施辱累月令雖不明支已

俸却或於官錢移易僱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類當按月支送或一時置之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僱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怡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恫福無華所膳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間謀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鷲狼戾者

或挾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譎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柰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賬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為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柰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為以勢爭則意義日睽離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獎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史篇第五

人皆曰御史不可不嚴受賅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皆愛惜已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絲之類士夫經從僚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資產者又孰肯為吏哉非饑寒亡業之徒則黜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揀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河為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峻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

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為用彼
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
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
官以為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
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
曲為游揚使令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
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
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
隨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
欲使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
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為政之善矣乃
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
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瀉靡機
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
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
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

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
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
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
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
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撓越庶幾事簡
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以怒解事
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
日此止可為常事設若聞段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
事亦俾待次不亦吃乎却如前之說置羅於縣門之

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即引聞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
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
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次如
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
侵境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設此以觀有
謂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
續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字異時究竟果涉
虛偽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

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
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
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折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
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
為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竝
不理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嚚之人
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為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
離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

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
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予罰此其當
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
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為
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
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
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
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進此其當行者六也不
應為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為令者

嘉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許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捕而民無寧居
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許者未問虛實先坐不
應為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
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
為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
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真

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
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為人鼓誘
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
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
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
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
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
人囑其理長者不為具出而理短者反為聲說以此
斷決多謬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更具

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今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悞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

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八曰私忿怒輒置人于囹九曰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遺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憂飽饑失時疾病傳染殆不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

峻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
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
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鞠勘必長
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
款僉署便為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
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
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鞠公事無大小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

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
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各將誰
執况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
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
宰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擊鈴獄卒應諾否則必罰由是竝無不測
之慮最為可法此所以鞠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
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

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
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為名將水灑壁浸漬泥濕夜
深則錯壁踰牆偷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
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
者勿使處近壁之匣牆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
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
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
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
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為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

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
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
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
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
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
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
蠲其穢污使不至卑濕臭滌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
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
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

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賞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為敷說以覲責出漸為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實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

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為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為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

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忤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閒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太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為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由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復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為先務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爾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為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為首承帖拘

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為規約止是
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為善耳愚嘗
思之去官之病者為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為說亦有
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
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
有坍塌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
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款目實計若干申
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
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
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
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
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即具上或
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
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
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
戶令又自將前兩產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
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
用舊簿者防鄉胥為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

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未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

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屬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為三數引而常為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為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於縣市者有居於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為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是乞改付下次者案

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
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
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
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
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
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
有以重追許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
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

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
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
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
圖一時且得抵捱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
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
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
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
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
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六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

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捱之弊此則正本澄源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况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勇

透巷陌鳴鑼搜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生至於饑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為群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繞打墻圍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

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
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推禁不嚴驅之亦不
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
瞞隱爾於是嚴搜羅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
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漢經亡厥得
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
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
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投稅
為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龍仗固有望風畏道
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歛之
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
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
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千人等費用一切
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
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為本
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衆候替斷
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
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

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
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
非法令所許若縣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
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
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詳理由
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為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
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
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
於一年之充役而其心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
囑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陪終則無楚
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
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也今
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
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
求免也况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發舉行劇

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為便昔有
持廉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
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為均適而
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
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派
故深以為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
衰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燕令出財以輪年掌
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為盡善何必深惡
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為之

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
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
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
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
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
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
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
則且左白脚仍為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
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

知委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後方行推托蓋
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
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推過若干
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為利害今之
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
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
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
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
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
妄訴之漸則所差既當而民無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
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剝奪若死者相枕藉啼號連
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倏興則當遣吏
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
官為庸倩西後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
官為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
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為一甲五小甲為一

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榔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
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
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灾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
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
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贖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
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
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
而便民最為盡善若但知販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勢不暇乎他為吾恐官之
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
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
成計貸過若干官為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
遁逋負者官為追督懲治蓋田主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為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
糶但要有米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
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度
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為灾歉

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
放儆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
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
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大半者不知儆
金既以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
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
也令果能以恤民為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
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
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
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
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觀望聲
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
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
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
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入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
之多徒為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為極典非

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
省刑之大略也每茲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
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繫
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從而訊決多
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
家論許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
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
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
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

犯及盜不滿足者一為勢利所怙便與斷刺不知鞭
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瘕痕永無可
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
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
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
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
饑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
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
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

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
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
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酩酊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
酒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關
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
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
折手足尤為殘忍某事某罪國有尋章法外戕人豈
字民之官所當為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為總總一令之威無
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彌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
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常
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二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
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次又未了厥罰
次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
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
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

當給加牌不展引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錮如傳
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為尊一歲之中才
三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
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
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赴赴其去
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
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
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
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

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後亦欲集事集以免
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管索者纍纍也其
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
十引追逮百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
必遭笞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違都遍
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為十違二三與十違七八被
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蓋役之者
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

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管兩件量加管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錮身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違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查其止是申展者謂之跪申又別作一查然後令視牘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為能其說曰貴者勢燄熏灼而喑鳴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揮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廟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推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為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為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為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

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為籃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財潤屋積粟盈困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末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轍

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猾行竊誣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堯攬關節為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

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與巽避將之
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
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義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
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乎居交際突
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
然懼其持我疑其浼我思所以為防閑抑遏之道亦
非為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
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况出而
為政將正己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慮也而人或
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
我未嘗貧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
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
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
尚不可辯况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
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取害豈淺鮮哉故君

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
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今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
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欺話甚久情好必甚
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
往輻輳其門而請托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行筆套
甲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
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
已為政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
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

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覩
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
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
館客相見既密戲謁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
波而非襲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
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辟之語浸入於閨閫情
好稠密事體叵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杞者令亦何利而為此舉哉愚謂宴會之時非得台
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
會聚只為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為簡也剖決公事
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
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
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手要當
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
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
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盜賊鑽窺乃令分

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
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徒
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
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
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污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
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
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畫簾緒論終

愚守栝之明年親友陶雲翔寄書簾緒論一編來
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溪者也我
謹藏不敢墜今子統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
盍還以泚諸愚閱之矍然既而劃然大笑有客在
傍後吏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
吾寮衆同歸於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敬聞命筆
吏尋以謄繕煩猥告乃傳諸梓實祐改元仲夏吉
日天台胡太初識

題畫簾緒論後

畫簾之名昉乎劉宋凡令丞
治所皆揭之而論以是名擬古
也顧觀之之令山陰史不書其
善政特書其善治劇爾天台
胡公猶致慕之若親履其庭
而聆其緒言者且其言益深辯

博大抵皆逆採人心以切中當
時之弊使生與觀之同時馳
騁上下又安知其孰先而孰後
哉予頃至京師得是編携之
東行佐郡之暇反覆觀之期
以施於有以適宜與何令以
進士來遂授之俾圖其傳焉

蓋非徒欲示楷四邑使凡有民人
之寄者皆得而觀之以成其善
化而去其偏私尚何劇邑之不可
治而仁聲仁聞又將不出於觀
之之上也耶何令頃告予以板刻
既具謹識其編末用以誌夫同
志河東謝庭桂書

書



